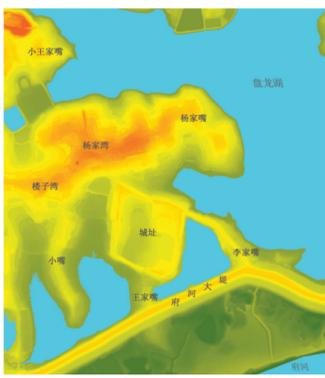


考古工作回顾



图一 盘龙城遗址地形地貌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西北部，现行政区划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东北缘，为平原到丘陵的过渡地带。所在区域北高南低，东北向可见桐柏山、大别山等山岭，南侧邻长江中游东西向的

揭示城市聚落布局的动态变迁

盘龙城遗址已历经多代人长期工作，在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基本格局和城市性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工作成果，也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2013年以来，为配合盘龙城遗址考古公园建设，同时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大遗址保护与考古思路的指导下，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牵头，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对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新一个阶段的考古工作，并将总体的学术目标设定为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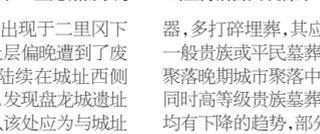
了解盘龙城城市聚落和城市性质。以往对于盘龙城城市布局的认识，多将其画为一个以城址和宫殿基址为中心，周边分布有高等级贵族墓地、一般平民居址等结构的平面图。不过，盘龙城主体的年代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延续至二里冈上层偏晚，有着近400年的延续时间。在这样一个长的时段内，一座城市的出现、兴起和废弃，理应存在布局上的变化。为此通过系统梳理以往资料，并围绕盘龙城遗址杨家湾、王家嘴地点的考古发掘，我们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存在三个阶段的布局变化(图四)。

盘龙城遗址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聚落的中心区域位于遗址南部靠近府河北岸的王家嘴地点。该地点为一处向府河延伸的岗地(图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府河河堤的建设曾对这片区域进行过考古发掘，并在南城垣下的堆积中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的遗存。2021~2022年，我们进一步对王家嘴进行了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一处二里冈时期居址区，更在其下层中集中见到一批盘龙城遗址早期遗存，出土陶器的类型与组合可见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的风格。通过对早期单位样性进行的系列样品碳十四测年，这批遗存绝对年代大致落在公元前1550~1600年之间。而长江中游这一阶段沿汉水中游、沮水至长江沿线可见分布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存。盘龙城遗址的出现正处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展现出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长江流域开始迈入青铜文明。

盘龙城遗址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形成以城址、宫殿建筑基址、李家嘴贵族墓地为中心，外围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小嘴等地点分布有一般居址区和手工业作坊的布局形态。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表明，盘龙城遗址城址、宫殿建筑基址和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出现于二里冈下层偏晚，并不晚于二里冈上层偏晚遭到了废弃。2015~2019年，我们又陆续在城址西侧的小嘴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盘龙城遗址铸铜手工业生产遗存，确认该处应为与城址



图七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带盖铜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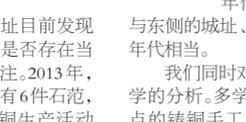
图八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青铜兽面纹牌饰

认识商代地方性城市的铸铜手工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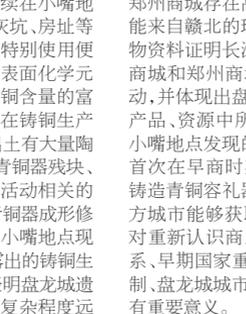
相当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尤其是大型青铜容器的铸造与生产，以往多认为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的郑州商城等都城区域，受到中央王朝的强力控制。而外围周边区域缺乏青铜器生产的直接证据。盘龙城遗址目前发现了大量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其是否存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一直备受关注。2013年，我们在小嘴地点调查采集发现有6件石范，指示出这一区域可能存在铸铜生产活动(图十)。2015~2019年，我们持续在小嘴地点展开考古发掘，发现灰沟、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图十一)。为此我们特别使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相关遗迹表面化学元素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存在铜含量的富集区域，由此确认这一地点存在铸铜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小嘴发掘还出土有大量陶范、陶坩埚、铜渣金渣、炉壁及青铜器残块、砺石、木炭块等与青铜器铸造活动相关的遗物，展示出从熔炼、浇筑到青铜器成形修整的整个生产过程(图十二)。小嘴地点现存面积近5万平方米，其所揭露出的铸铜生产遗存内涵丰富，结构复杂，表明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活动规模较大，其复杂程度远



图十 调查采集的石范



图十一 小嘴发掘区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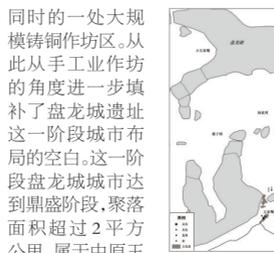
图十二 小嘴地点发现的铸铜遗物

通道。而从北部山岭到江汉平原，海拔向南逐步降低，由此又发育多条自北向南汇入长江的支流。盘龙城遗址即位于其中一条重要河流——府河的北岸，东南距长江约20公里，有着天然地理交通的优势(图一)。

1954年，武汉市遭遇洪水，在盘龙城遗址范围内取土建堤，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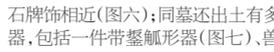
图二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右,北)、高崇文教授(左,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贤一研究员(右,南)、武汉大学刘金山副教授(左,北)在二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图四 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变迁

同时的一处大规模铸铜作坊区。从此从手工业作坊的角度进一步填补了盘龙城遗址这一阶段城市布局的空白。这一阶段盘龙城城市达到鼎盛阶段，聚落面积超过2平方公里，属于中原王朝控制之下南方地区等级最高的聚落。而围绕在盘龙城周边区域，从北部今黄陂、孝感、大悟，南抵长江以南的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分布有数十处规模相对较小的聚落，与盘龙城一道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聚落网络。这一阶段的盘龙城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展现出了青铜时代早期中央对地方的强势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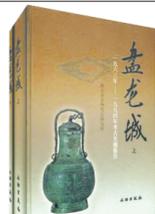
盘龙城遗址城址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聚落的中心区域进一步转移到遗址北部地势较高的杨家湾南坡。杨家湾岗地曾发现多座高规格的青铜器贵族墓葬，年代均属于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大致相当于中原二里冈上层偏晚至涇北花园庄期。2006~2014年，我们陆续在杨家湾南坡发现大型建筑基址F4，并在F4西侧发现多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杨家湾F4仅残存柱坑，大型柱坑直径约1米，其复原后长33米、宽12米，方向26°，规格和结构与宫城内F1大型建筑基址相当，应为一处宫殿类或公共性活动的建筑。F4西侧则分布有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其中M17出土金片绿松石镶嵌兽面形器，与郑州商城近年发现的书院街高等级贵族墓葬M2黄金绿松石牌饰相近(图六)；同墓还出土有多件青铜器，包括一件带盖铜形器(图七)、兽面纹牌饰(图八)，均为首次发现，体现了较高的规格。南侧的M19墓葬规模与M17相近，出土鬲、尊等青铜容器，刀、柄形器等玉器，同样应属于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根据杨家湾F4所处层位关系和其周边灰坑出土陶器、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上述遗存的年代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由此可知，杨家湾南坡围绕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形成了盘龙城最后一个阶段城市高等级贵族居葬的中心区域。此外，在遗址北部边缘区域的小王家嘴地点，2015年发掘揭露一片属于盘龙城遗址晚期的墓地，墓葬规模较小，但仍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器，多打碎埋葬，其应为这一阶段城外一般贵族或平民墓葬区(图九)。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城市聚落中心压缩在杨家湾岗地，同时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数量、类别均有下降的趋势，部分铜器显示出简化的装



图六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金片绿松石镶嵌兽面形器



图九 盘龙城遗址小王家嘴墓葬区航拍(上为东)



图三 《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发现遗址。早年的调查工作曾根据采集的陶片、青铜器和石器，大约估计在新石器至商周阶段。1963年，盘龙城遗址楼子湾地点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了解遗址大体与郑州二里冈年代相当。1974、1976年，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李伯谦先生分别带队对盘龙城遗址城址区、李家嘴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揭示出盘龙城遗址城市聚落的基本格局、文化面貌，明确了盘龙城遗址为早商二里冈时期一处城市聚落，并在文化面貌上展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一致性(图二)。这一发现不仅实证早期中国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更通过城址、大型建筑、青铜器等，使社会首次了解到在青铜时代早期长江流域就已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贤一先生主编，刊布了《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成为这一阶段考古工作收获的一个总结(图三)。



图五 王家嘴地点航拍(上北)



图十五 杨家湾北坡勘探所见石块堆积分布



图十六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方形铺石面

饰特征，表现出城市的衰落。在此之后盘龙城城市聚落遭到了废弃，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也逐步退出江汉地区。围绕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方文明，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整体来看，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存在一个从南部海拔较低的王家嘴，到营建城址、城市内的大型宫殿建筑和李家嘴贵族墓葬区，再到北部地势较高的杨家湾，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盘龙城的兴废是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背后展现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略的动态历程。



图十七 2023~2024年杨家湾北坡发掘区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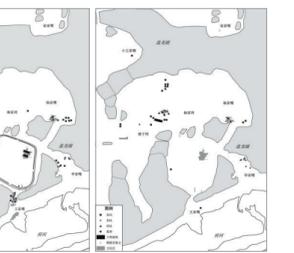
图十八 放置陶缸的器物坑



图十九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是首次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揭示出遗址景观与环境的变迁态势。而从盘龙城遗址周边河、湖水位的变迁和遗址景观研究，可进一步推知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水位比当今要低。这为认识长江历史上水位变迁，古今聚落选址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5年开始，我们围绕遗址周边水域环境的变迁，展开了钻探、发掘等工作。通过搭建水上平台进行水下钻探(图十三)、在枯水期于湖滩地进行解剖沟发掘，均在淤泥层下发现有商时期的文化堆积。测算堆积的深度和厚度，我们认识到商时期遗址周边河湖水位至少比当今水位低5~7米。若回归到商时期水位较低阶段，盘龙城城市聚落分布应从现在所见主要分布在岗地和临湖岸边，实际应延伸至当今湖底，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图十四)。盘龙城遗址的景观与环境考古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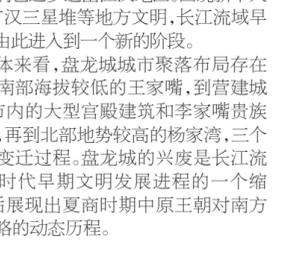
图十三 搭建水上平台进行钻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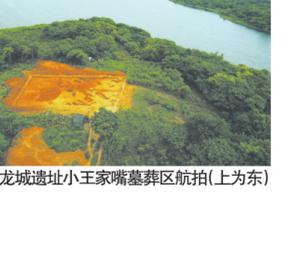
图十四 遗址地貌变迁模拟示意



图十五 杨家湾北坡勘探所见石块堆积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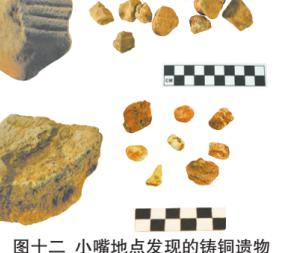
图十六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方形铺石面



图十七 2023~2024年杨家湾北坡发掘区航拍



图十八 放置陶缸的器物坑



图十九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十年一城

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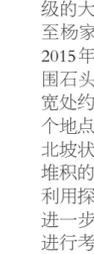
探索杨家湾北部区域的石构工程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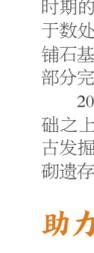
图十五 杨家湾北坡勘探所见石块堆积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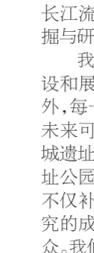
图十六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方形铺石面



图十七 2023~2024年杨家湾北坡发掘区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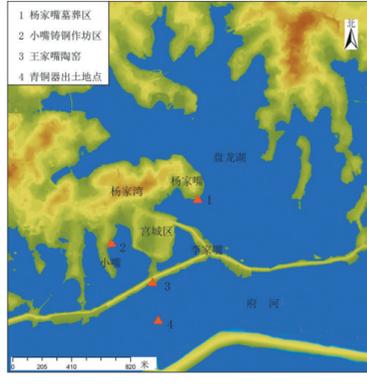
图十八 放置陶缸的器物坑



图十九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重建商时期盘龙城的古环境与古景观

盘龙城遗址现今主体东邻盘龙湖、南邻府河，由多道向水面延伸的岗地(当地人称之为嘴子)组成，遗存主要分布在海拔20~40米之间的低丘与河湖相间的区域。与北方同时期城址不同，盘龙城遗址呈现出了破碎化的景观。为进一步了解盘龙城遗址环境变化，复原盘龙城城市使用阶段的景观环境。自2015年开始，我们围绕遗址周边水域环境的变迁，展开了钻探、发掘等工作。通过搭建水上平台进行水下钻探(图十三)、在枯水期于湖滩地进行解剖沟发掘，均在淤泥层下发现有商时期的文化堆积。测算堆积的深度和厚度，我们认识到商时期遗址周边河湖水位至少比当今水位低5~7米。若回归到商时期水位较低阶段，盘龙城城市聚落分布应从现在所见主要分布在岗地和临湖岸边，实际应延伸至当今湖底，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图十四)。盘龙城遗址的景观与环境考古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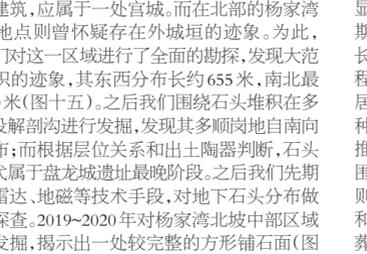
图十三 搭建水上平台进行钻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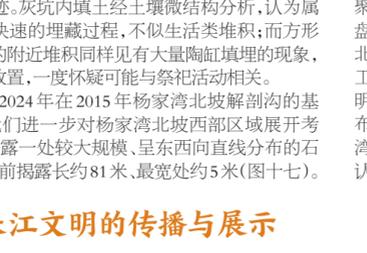
图十四 遗址地貌变迁模拟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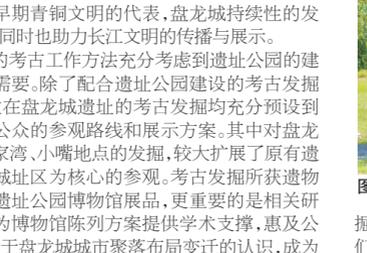
图十五 杨家湾北坡勘探所见石块堆积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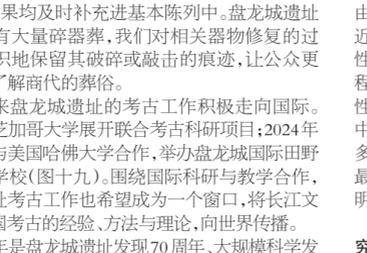
图十六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方形铺石面



图十七 2023~2024年杨家湾北坡发掘区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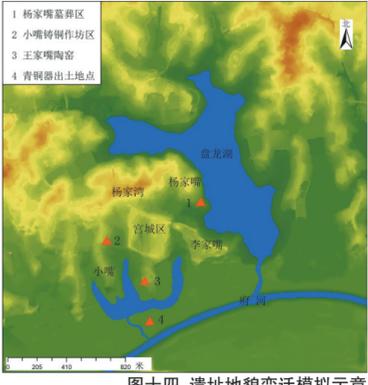


图十八 放置陶缸的器物坑



图十九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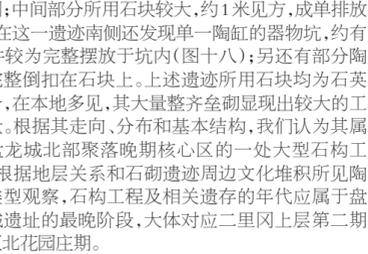
是首次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揭示出遗址景观与环境的变迁态势。而从盘龙城遗址周边河、湖水位的变迁和遗址景观研究，可进一步推知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水位比当今要低。这为认识长江历史上水位变迁，古今聚落选址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十三 搭建水上平台进行钻探



图十四 遗址地貌变迁模拟示意



图十五 杨家湾北坡勘探所见石块堆积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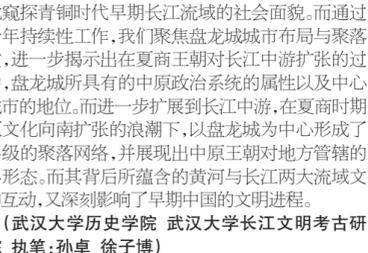
图十六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方形铺石面



图十七 2023~2024年杨家湾北坡发掘区航拍



图十八 放置陶缸的器物坑



图十九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在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有着强势影响，并由此窥探青铜时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社会面貌。而通过近十年持续性工作，我们聚焦盘龙城城市布局与聚落性质，进一步揭示出在夏商王朝对长江中游扩张的过程中，盘龙城所具有的中原政治系统的属性以及中心性城市的地位。而进一步扩展到长江中游，在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浪潮下，以盘龙城为中心形成了多层次的聚落网络，并展现出中原王朝对地方管辖的最早形态。而其背后所蕴含的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互动，又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执笔:孙卓 徐子博)